

台灣著名雕刻家 朱銘創作養生

訪談錄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ej.com

朱銘與香港，緣分不淺，八十年代初，他在香港展出「太極」系列，吸引國際媒體目光，建立知名度。後來獲邀在香港不同地方展出作品，如中環交易廣場的《太極》、中銀大廈的《和諧共處》和中文大學圖書館的《仲門》，其充滿神韻的造型、深刻的斧鑿痕跡，都成為港人的集體記憶。

早前他再次來港，接受亞洲協會頒發的「亞洲藝術創變者大獎」。作為藝術家，他不愛重複過去成功的經驗，力求創新。早年的「鄉土」系列在台灣大有迴響，他卻轉而探索「太極」系列，在國際打響名堂後，又轉向「人間」系列。今年80歲的他，依然孜孜不倦地創作，把工作當成最佳的養生法。



▲早前朱銘應邀來港，分享自己多年來的創作歷程及心得。
(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圖片)

▲1997年，朱銘在法國巴黎梵登廣場與自己的作品合影。

(朱銘美術館圖片)



朱銘小檔案

原名：朱川泰 出生年份：1938
出生地點：台灣新竹竹荪菓部



▲朱銘如今仍在持續創作「人間」系列，圖為他2006年創作的銅雕《禮的故事》。
(朱銘美術館圖片)

上月在亞洲協會面對着中區景色的露台上，4個當代藝術家獲大會宣布得獎，當中打扮最簡便的是戴着招牌鴨舌帽、穿着牛仔褲的朱銘。在此之前，他去看過香港各處所擺放的作品，如在香港文化中心外的《掛牌》，他認為每一件作品擺放的位置都很好，因為周遭都有很多人。我刻的是人間，跟一般生活比較接近，作品放在人間就對了。」

1938年出生，朱銘自少年就開始與雕刻結緣，他出生在窮苦家庭，在家中排行第十一，很早就放棄學業出來工作，幫補家計。15歲那年，鎮上媽祖廟正準備翻修，於是父親安排他跟當地著名雕刻師李金川學藝，成為他第一個藝術啟蒙。李金川告訴他，要把工作做好，除了有雕刻技巧，更要懂得畫草圖，設計自己的樣式，於是他白天雕刻晚上學畫，打下穩固基礎。

決心要當藝術家

帶着濃重的台語腔，他說起那段日子，總覺得快樂。雖然每天都是刻廟宇宗教圖像，卻愈刻愈喜歡，開始想做點不同的東西。不滿足於平面浮雕，他主動要求師父教刻立體雕塑。掌握了以後，又問，自己刻的東西能否更進一步，辦展覽去展示？師父說：「不可以，只有藝術家才能展覽。」於是他心裏就暗下決定，自己要當個藝術家。

滿師以後，他在不同地方做過雕刻師傅，在1959年回到老家，在家門前搭棚建了個小工場，招收徒弟自己接工作，後來更從小竹棚變工廠，靠木刻賺錢娶妻，養家活兒，後來卻生意失敗，打回原形，也讓他理解到，自己不合適成為生意人。雖然事業不穩定，他在閒暇時總愛雕些自己喜愛的小物件，沒有放棄夢想。「我一邊做外銷的東西維持生活，一邊自己研究不同東西，借來照相機拍雞拍狗拍牛，看着照片刻，把作品寄去官辦全省美展，得到特獎第三名，但後來我想，我不是要名次，我要進步，要當藝術家。」

他聽人家說，有一個知名的雕塑家叫楊英風，作品很好，於是便想拜他為師。「我要找他不容易，人家連介紹都不敢介

紹，怕鬧笑話，因為我連國小都沒有念完。」他東拜託西拜託，才打聽到楊老師的地址，拿着作品主動登門冒昧拜訪，對方很客氣地邀請他進屋，他馬上滔滔不絕，傾訴自己對創作的熱愛。「一進門，就一直跟他說我的夢想，他請我進去，泡茶給我，最後說了一句，現在的社會怎麼會有這樣的人？(笑)他身邊很多美術學院出來的學生，都愛學不學的，因為他們得到學習機會太容易，不珍惜，聊一聊就跑到，隔一個月再來。我不是，很有誠意。他問我，想要學多久，我說，一輩子！他更感動，就答應了。」說到這，他眼睛突然成線。

用計策展出作品

拜師時，他已經30歲，是4個孩子的父親，仍要兼顧生計，於是白天去老師家練習，傍晚回家陪家人吃飯，然後就開始修整靜的作品，也自己做創作實驗。如此一學就是8年，慢慢建立自己融合傳統與現代的雕塑風格。「他跟我說，你要跟我學，但不可以學我的，我起初聽不到，後來慢慢理解，所以很小心，刻出來的東西沒有老師的影子。」

楊英風着重在作品中體現靈性，強調要用「丟」的方法創作，忘掉過去精湛純熟的技藝，拋開寫實的執著，採用更抽象、更能夠體現神韻的方式把主題表現。這些理念都深深影響了他。後來他的作品火爆漸足，但當年展示地方不多，要在重要場館展示更是非常困難，於是楊英風想出妙計，先跟國立歷史博物館約定檔期，然後跟館方說自己未能如期交出作品，推薦館方改為展示朱銘的作品。「不用計策不行，因為那是國家畫廊，很多教授都不能進去，我沒學歷沒經歷，一個窮光蛋，因此絕對不可能的。」

最後對方也勉強答允，只是原本兩個禮拜的檔期，變成5天。「他們應該想，如果展覽不好了鬧出笑話，也可以趕快收起來。」展出作品後不久，卻引起轟動，觀眾絡繹不絕，文藝圈反應更巨大。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更連5天以專文介紹作品，只因他碰上了台灣亟欲建立文化主體性之時，而這一系列貼近土地與生活的作品，被視為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鄉土運動的重要象徵。

說到這段往事，他垂下眼睛，謙卑地道：「也算運氣好，台灣那時候有鄉土運動，文學、文化通通都用鄉土主題，而我們就開開心心，每一個都幫我吹牛。」因為展覽太受歡迎，展期從5天改成一個月，再變成一年，他也成為全台知名的雕刻家。然而他卻不滿足於這次的成績，希



▲朱銘把太極推手演化成「太極拱門」，圖為放在朱銘美術館廣場的作品。
(朱銘美術館圖片)



▲朱銘也有平面的水墨創作，充滿意趣，圖為畫於一九八八年的「人間」系列女郎群像。
(朱銘美術館圖片)

望能有更大突破。

「這是地方性的東西，例如刻關公，中國人才會感動，外國人看不懂。要達到國際性，是造型也是美學的問題。」他在老師建議下研習太極，從中有不少領悟，隨後創作出形態更簡化、文化精神更突出的「太極」系列。在這系列中，人物的形態都更趨幾何立方，簡單有力，帶出太極招式剛柔並重的神韻。而這系列的作品也更趨龐大，朱銘突破過去木材的限制，先用發泡膠堆砌切割，再倒模成銅雕，令那大刀闊斧的寫意力量更有效得傳，作品充滿氣勢，一推出就獲不少正面迴響。

活著不遺憾方法

雖然已經在台灣有相當地位，但朱銘一直想往外闖，1977年，他首次出國在日本東京展出「太極」系列，大受歡迎。八十年代他更隻身到美國紐約，在小車庫創作，並到處拜訪畫廊自薦，最後獲當地藏家青睞。然而在「太極」系列於國際藝術市場建立名氣的同時，他卻開始另一系列的創作。「這系列有限制，再刻下去就覺得在重複，愈刻愈不喜歡，就想要改變，開一個能包含太極卻不只有太極的系列，於是就叫「人間」。」

在這系列中，他作出更多不同材質嘗試，如海棉倒模的銅雕、不鏽鋼雕塑、陶塑等。在2000年，朱銘宣布「太極」系列的完結，專注於「人間」。「這個題目太

了，什麼都是人間，刻100年也刻不完。」無論是遊客、三姑六婆、軍人、運動員，不同的題材也可以成為創作的一部分，一直至今。想離未離的題材，還有許多。「還是繼續在做，活著就不會有遺憾。」

在這個系列中，他更熟練地以快刀法創作，「創作更開自由，又快，瞬間就可做好。磨太久到最後，那個衝動熱情都會淡掉，我不刻石頭就是這個道理。」

採納快刀法，也是出自其主張：藝術創作不是「學習」，而是去掉學習回歸本真的「修行」。[把以前的記在腦中，做出來的作品像誰人，你自己又在哪裏？]他笑言，學了這麼多年，審美的包袱太多，最後會限制自己的形式表現。「快刀就是讓思想來不及干擾我的創作，還沒去想就已經下三刀了。習慣後，每天的工作就如洗臉刷牙一樣自然。怎麼做都是你的(風格)。每個人天生個性不一樣，本身就是很強的風格。(藝術)要的就是這個。」

他表示，能做到這一點不好，最重要的是培養好自己的「本性」。而如今他已經能輕易進入這狀態，隨時可以創作，「只是跟隨自己的生活步法，累了就不刻，想喝茶就喝茶，想刻就繼續。」他眼中閃着神采，如當年那個單純地堅持藝術夢的小伙子，他笑言，自己活到這個歲數，身體還算不錯，「我覺得是因為勤勞，身體要健康一定要勤，千萬不能停。」不斷創作，正是他保持活力的養生之道。

過古代生活

朱銘成名多年，但每天維持簡樸生活，心情愉快，笑言自己用古代的方式生活。「現在人類的生活像機器一樣，每天都一樣，每天大家都趕得要命，弄一個家庭又帶來各種問題，很大的開銷，不賺錢沒辦法。我覺得以前那種生活方式比較適合人性，現在不是人控制機器，而是機器控制人。」

這些年來，他的家人都沒有反對他把大量時間投放於創作，讓他無後顧之憂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他曾刻過一對在籠中的新人，寓意婚姻。「囚牢是他們自己做的，他們就是喜歡這樣子，要對方不可以這樣那樣，但有的人就是覺得很幸福呀！」記者問，所以你也覺得很幸福嗎？他輕輕一笑，露出頑皮表情：「我還好啦，哈哈！」



▲他年輕時在通霄鎮的觀樂戲院旁成立自己的海洋雕刻社。
(朱銘美術館圖片)



▲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幾位負責人與今年「亞洲藝術創變者大獎」的4位得主合照，右三是朱銘。
(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圖片)



▲1989年朱銘(前)應員事銘(後)邀請在中國銀行大樓設置作品《和諧共處》，圖為兩人當年的工作照。
(朱銘美術館圖片)